

陈
忠
实
文
集





陈忠实

文集

第一卷

陈忠实文集 第一卷

陈忠实 编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7插页 420千字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80605-353-0/I·301

定价:23.80元

目 录

(1978—1982)

短篇小说

南北寨	(3)
小河边	(19)
幸 福	(36)
徐家园三老汉	(52)
信 任	(69)
七 爷	(80)
心事重重	(99)
猪的喜剧	(112)
立身篇	(129)
石头记	(144)
回首往事	(160)
枣林曲	(171)
早 晨	(184)
第一刀	(191)

目 录

反省篇·····	(205)
尤代表轶事·····	(225)
土地诗篇·····	(244)
短篇二题·····	(258)
乡 村·····	(266)
正气篇	
——《南村纪事》之一·····	(294)
征 服	
——《南村纪事》之二·····	(319)
丁字路口	
——《南村纪事》之三·····	(331)
蚕 儿·····	(346)
初夏时节·····	(356)
土地——母亲·····	(369)
霞光灿烂的早晨·····	(378)
绿 地·····	(391)
田 园·····	(404)
珍 珠·····	(417)
铁 锁·····	(429)

中 篇 小 说

康家小院·····	(439)
-----------	-------

散文·报告文学

躯 干.....	(503)
分 离.....	(511)
山连着山.....	(521)
面对这样一双眼睛.....	(527)
可爱的乡村.....	(532)
崛 起.....	(538)
万花山记.....	(561)
延安日记.....	(563)
春风吹绿灞河岸.....	(56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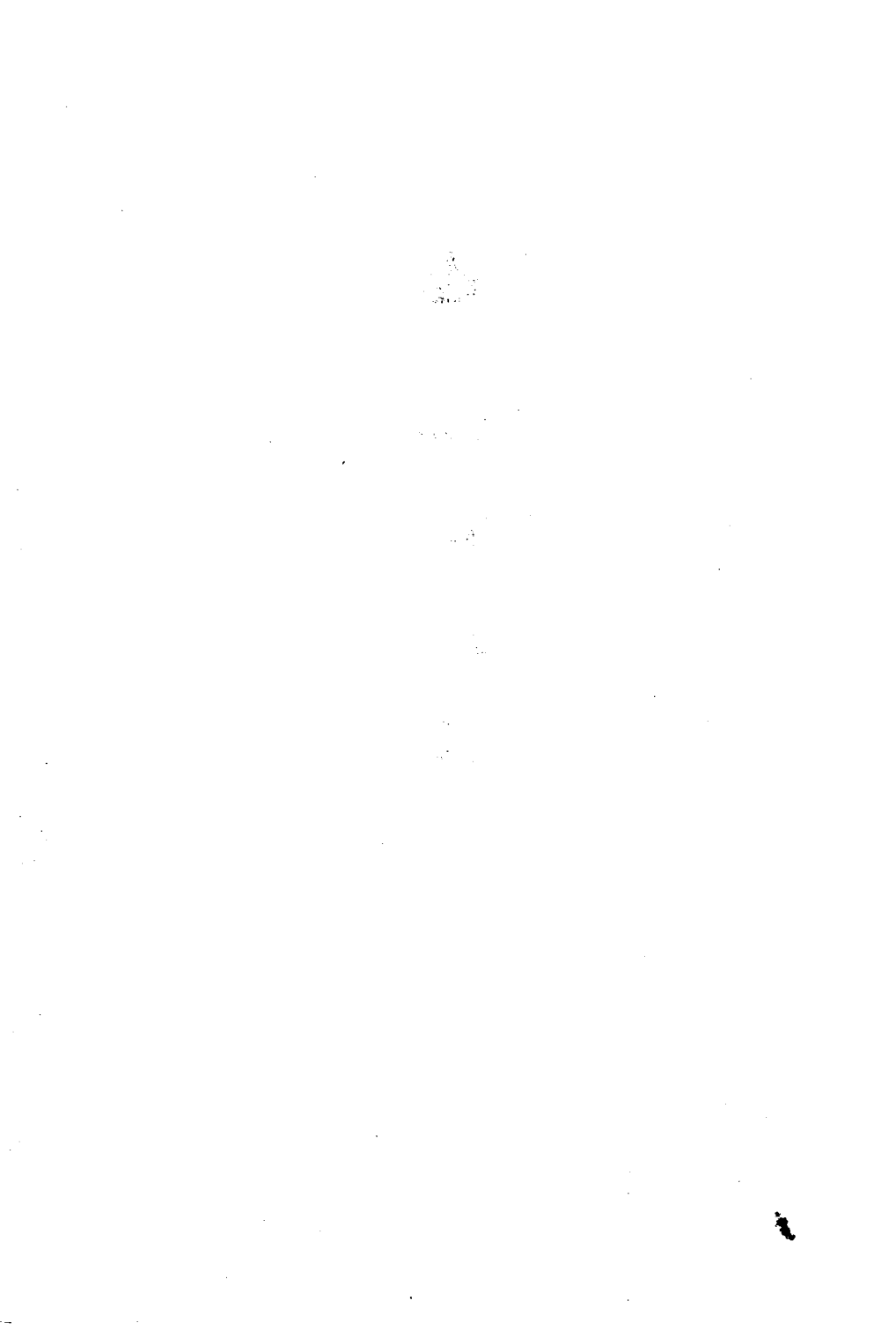
言 论

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

——《信任》获奖感言.....	(581)
短篇小说集《乡村》后记.....	(585)
看《望乡》后想到的.....	(587)
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.....	(591)
深入生活浅议.....	(594)



短篇小说



南北寨

腊月里，深更半夜，正是庄稼人棉被热炕睡好觉的时分。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常克俭，猛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接着就听见街门外传进来粗重的呼叫声：“老常！老常！”这声音太耳熟了，是大队长吴登旺。家伙！刚才开毕大队委员会扩大会议，把春节前的工作包括社员的生活都作了安排，有啥紧事等不到天明！这样想着，他已经穿好衣裳，同时把脚往棉鞋里塞。他赶紧应了一声，再晚一会儿，那个小土门楼会给性急的家伙用拳头砸倒的！

他拉开街门，黑漆漆的门口，看不清大队长的脸色，只有他的烟锅一闪一亮。不等常克俭开门，吴登旺就亲昵地抱怨：“说你性凉，真个性凉！把我在门口能冻失塌！你起来还缠裹脚布吗？”

进得里屋，常克俭坐在方桌边，摸出烟袋、烟包慢慢装烟。

他不招呼大队长。他们俩在南寨共事二十多年，他进大队长吴登旺的家，吴登旺进他常克俭的家，都跟在自家屋一样，饿了在笼里摸蒸馍，渴了取暖水瓶倒水。事业把这两个年龄相差不多，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，至今肝胆相照，信任无惑。二十多年里，还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，某一年老常被罢官了，某一年大队长被人推倒了，文化革命初，他们都一同靠边站了！南寨能出来说话办事的人都显示过一番，结果人们又不得不把他俩推到南寨的主要岗位上来。他们的共同感觉是，无论风霜雨雪，双方都没有做过对对方昧良心的事，无论自己当时承受着如何的压力和可能发生的最不好受的结局，都坚持是啥说啥，有啥说啥，既不包庇，更不栽赃！有了这一点，就使他们俩能畅快地说话，畅快地商量事情，畅快地工作，而不用花提防对方那一份心力。人在恋爱的时候，总希望找着和自己性格合得来的配偶；人在自己工作的单位，也希望遇着一位和自己性格差不多的同志。可是，南寨的书记和大队长，性格相差太远了！老支书蔫不拉踏，很少有失急慌忙的时候；大队长却是个“紧三火”。长相也差得远：老支书瘦小，背有点驼，一双眼里温厚多于严厉；大队长长得腰粗膀宽，立眉虎眼。这两个紧性子和慢性子的共产党员，却觉得谁也离不开谁，用吴登旺开玩笑的话说：“老常哥，下辈子你脱生个屋里家，我娶你！定下咧！”

这时，吴登旺拿起捅条，把封严的只留一个透气小孔的砖盘火炉戳开，顺手从桌子上的搪瓷茶盘里拿起装茶叶的小铁盒，对着套间故意问：“老嫂子！茶叶在哪达搁着哩？”常克俭的女人在屋里嗔怒的回答：“还不是在老地方嘛！”吴登旺做个鬼脸，滑稽地一笑：“噢！我当你睡着咧！你把被子盖严噢——”

常克俭哑然失笑。这家伙，肯定是什么事儿办得顺利，正在兴头儿上，你看眉眼儿里那个得意劲儿嘛！看着自己的同志热心集体事业，情绪饱满，他的心里特别舒畅。他的清瘦的脸对着大队长，泰然而温和的眼睛催促对方：说你的好事吧！

压抑了半宿的火炉一经捅开，蓝色的火苗呼呼窜上来，格外欢快地跳跃着。吴登旺把水壶支好，这才坐下，得意而神秘地说：“北寨俩人在咱村借粮来咧！叫我给逮住咧！”

“噢，这事——”多少有点出乎常克俭的意料之外，他眨着眼，说：“就这事，你也等不到天明，半夜三更，冷熊砸门……”

“好事！大大的好事呀！”吴登旺从炉边站起，牢骚大发：“我明天把这两口袋粮食，给北寨那个王样板背一袋，再给公社那个‘鸽鹑客’——韩主任一袋！我问他，你北寨是样板队，唱戏唱得美，编诗编得多，墙上贴得花，广播上扬，材料上登，你王样板到处介绍经验；现时，你的社员到俺‘黑斑头’南寨来借粮做啥？你韩主任大会小会刮俺南寨，咱俩的鼻子幸亏有骨头，要是肉囊子，早叫‘鸽鹑客’给刮平了！我要问他，你刮俺不学北寨，说俺是‘唯生产力论’，只拉车不看路，这咧那咧一大堆；叫俺学北寨的啥？学他们虚报产量，完不成公粮扣社员口粮吗？让俺社员学北寨社员靠借粮买黑市粮过活吗？”

常克俭仍然捉着烟袋杆，长着一溜黑胡须的嘴和鼻孔里同时悠悠冒烟，轻淡地说：“这何必要你背上粮食口袋去问他！咱早都料到这一步——瞎子也能猜摸到这一步！”

“我把北寨人借粮的口袋给他背去，看他给我说个啥！”

“嗨呀！好我的伙计呢！这还用得着你问嘛！”常克俭不屑地说，“韩主任早就敞开说，‘宁要低产的社会主义的北寨，不

要高产的修正主义的南寨。’你再问啥吗？”

“鬼话！”吴登旺气愤得脸红了，“弄得交不起公购粮，让社员东跑西颠借粮、买粮，还是社会主义？俺南寨年年超交公粮，社员吃得饱，倒成了修正主义？啥嘛！啥球道理嘛！”

“啥道理？颠倒子道理！歪歪子道理！现时就兴这！”常克俭说，“蠢发牢骚了吧！伙计！说说事情怎么办吧！”

吴登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拉长声调说：“那好吧，让北寨人跟上王样板和‘鸽鹑客’，享他们没粮吃的社会主义的福去吧！咱们——”登旺又来了劲，优越地说，“咱甘当咱的‘黑斑头’！咱今晚的会一开完，分给我的工作，我安排了一下，几个小队队长劲大着哩，赶腊月二十，全部结束平地任务！我跟饲养员老大说了会议精神，今年要多杀几头猪，老大高兴死了，说明天就加料，赶腊月二十七、八，正好追肥！好哩！咱杀猪过年！……”

“好咧！不说那些了。刚才会上安排过的事就不说了。”常克俭打断吴登旺的话。显然，吴登旺没听明白他问话的意思，就直接提出来：“北寨人没吃的，年怎过呀？日子怎过呀？”

吴登旺睁着虎眼，直愣愣看着常克俭，吃惊不小！他忽儿眼睛一眯，脖子一仰，哈哈笑起来，笑毕，说：“北寨人过不了年，要你南寨支书同志操心吗？让他们朝‘鸽鹑客’要去嘛！哈呀，你是铁路上的警察管到西安钟楼下——管得宽过余罗！”

“不宽。伙计！”常克俭说，“你知道不？北寨有人在咱南寨借粮，怎么借呢？今年借一斤包谷，忙后还一斤麦子，还有掏高价买的，你看这问题是个啥问题呢？咱该管不该管？”

吴登旺说得很干脆：“开个社员大会，宣布一条，借啥粮还啥粮咱不反对，谁要是粗粮换细粮，卖高价的话……”

常克俭笑着摇头：“粮食政策谁不知晓？可没啥吃总得想法子咯！北寨人掏了高价，南寨人得了高价，都不吭气！你逮住都说借的！没一个人承认是买的，换的！咱的社员弄这号事，管不管呀？”

吴登旺闷住了，这是实际情况！他烦躁地说：“北寨胡整，弄的咱也不得安宁！”

“也能看出咱思想上的毛病，咱的工作没做好哩！”常克俭告诉吴登旺，北寨社员到南寨买粮借粮的事，前几天他就发觉了。先是亲戚到亲戚家来借，熟人朋友到熟人朋友家来借，后来就出现了经济宽绰的人来买，手头紧的干脆咬住牙借一斤包谷还一斤麦……他想在社员里头进行一番教育，订一条制度卡严吧！好了，你说这不对，他不卖不借了，北寨人还是要跑其它队或渭河北去买！这是社员吃饭问题，你当干部能不管吗？现在才交上腊月，离明年收麦早着哩！开过春，到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节，情况会更严重！这几天，他一直在想着这个麻烦事，一个共产党人最赤诚，最人道的想法形成了，就是拿出南寨的一批储备粮来，借给北寨。这办法，他首先考虑的是南寨人要骂他，干部也会发生争执，大队长就是头一个绊子！再者，北寨肯定不会接受，王样板硬着头皮顶着社员的恶骂，两眼还看的是韩主任奖给他的奖状，能好意思接受南寨的粮食吗？前日北寨三队队长刘步高和他透过想集体借粮的意思。他想先跟大队长交换意见以后，再和其它干部商量，再让社员讨论，一来教育本队社员，不要趁北寨社员有困难，咱倒去发财，二来是大事，要经社员们同意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你和他们赌气做啥？过年该吃十斤肉，韩主任不会少吃一斤！受害受苦的是北寨，北寨的社员！”

“那咱有啥办法？”吴登旺说，“总不能叫咱给北寨把粮供上！”

吴登旺本来说的反反话，常克俭此时却抓住，大胆加以肯定：“我就想和你商量这事：拿一批储备粮，借给北寨！”

吴登旺把茶缸一放，从火炉边跳了起来，惊奇得瞪大了虎眼：“借给北寨？把咱的储备粮给北寨？”他重复着常克俭的提问，“让北寨人吃饱了再唱戏？编诗？让王样板再去介绍经验？再来和南寨对着干？让‘鸽鹑客’主任再来给南寨扣帽子？”

常克俭不恼，他早已料到吴登旺会激烈反对的。他说：“歪急嘛，你坐下说嘛！咱俩商量哩嘛！”真好脾气的人啊！

吴登旺重新坐下，摇着手：“不行！我通不过！哪怕把粮食交给国家，支援工业建设哩！给王样板那个瞎熊，不给！”

南寨人人佩服好脾气的党支书常克俭，真是脾气好！他还是慢悠悠地从嘴巴和鼻孔里喷着呛人的旱烟，脸上不恼，眼里不失笑意，不高的声腔，面对盛气的大队长，慢声慢气的讲他怎么知道借粮这个事，怎么考虑北寨，怎么考虑南寨，讲他怎么想，怎么犹豫，有什么顾虑！讲得真切、实在。他说韩主任拿北寨压南寨，他比别人并不少受气！现在说气话痛快倒痛快，解决不了问题嘛！

吴登旺喷着大口大口的烟气，沉静了。

常克俭从椅子上下来，找了一只小木凳，放到火炉跟前，和大队长面对面坐下，说：“伙计，咱明明白白看见北寨的病害在那里，瞎在那里嘛！你不听北寨社员和咱的社员遇在一搭，悄悄话怎说哩？他们没办法咯！”

“行么！”吴登旺拖长声音，带着并不实心实意的赞同口气说，“你开干部会讨论吧！只要大家同意，我没意见！”

克俭笑着：“干部会上，你还可以畅开说。”

吴登旺心里不禁纳闷，以往，他们商量事情，党支部书记是很尊重他的意见的，俩人想不到一块的时候，党支部书记总是等待，等待，三番五次交换意见，俩人想法一致了的时候，才交大队委员会讨论，今晚这事，他怎这么固执？尽管说话不高不躁，可主意不变！现在，在他没想通的时候，就要交干部讨论，这号事少有。他为啥这么急，这么固执已见地要去做给北寨人骚情的事呢？他纳闷了。

“你老哥的心长，真个心长！”吴登旺揶揄着，突然把戴毛绒帽的脑袋一拍，大声吃惊地叫：“啊呀！咱俩说了半夜话，那俩还在饲养室里呢！”

“谁？”克俭莫名其妙。

“北寨那俩借粮的——长顺和马驹。”

“你把人家搁在饲养室做啥？”

“我问他借的，还是买的？啥价？死活不说。我说，‘你几时露了底儿几时走’！”

“啊呀呀！你咋弄下这事嘛！”克俭老汉站起来，“走走走，快快快，咱俩送人家回去！”

“我只叫他交个底儿，了解咱南寨有没有人借机搞投机倒把的，又把他俩不怎的。”

“咱的事，咱能弄清！”常克俭说，“走，快！”

常克俭和吴登旺走出门，朝饲养室走去。村里传出第一声鸡啼。

夜正深，也正寒。

冬上金，腊上银。南寨大队各小队按照大队的安排，平整

土地工程暂停，突击一周，给冬灌过的麦田施肥。抓住了生产的主要环节，社员那个劲头真是热火朝天。为了适应冬日天短的特点，各小队先后都改一天出三次工为两大晌，午饭在十二点吃。

党支书常克俭，肩头挂着牛皮车绊，（车子放在饲养场外的粪场上）拱着微微有点驼的背，手里扣着棉袄纽扣，不紧不慢从村巷走过来。那些定额完成得快的青壮社员，已经端着大老碗蹲在靠阳的柴禾堆边开起“老碗会”了。他答应着社员们亲切的招呼，仍然悠悠走着，好让推车跑了一上午的双腿松弛、缓歇下来。

大队长吴登旺和几个社员，正坐在玉米秆柴堆前吃着啃着，看见他，说：“老常，‘鸽鹑客’找你哩！”

“你没问啥事？”

“我没问！”吴登旺说，“他放他的鸽鹑，我务我的庄稼！谁不粘谁！”

几个一堆吃饭的社员哄地笑了。

这家伙总是这样！常克俭走着想着。他眼里容不得他看不顺眼的人！大队长的正直秉性，南寨男女老少都知情，所以，喜欢他，信任他。要不是这一点，他那个脾气，能干生产队这复杂麻烦的工作吗？难！他常克俭没学会挖苦人的本领，即使对谁有意见，也不会说挖苦的话。韩主任提拔成公社领导以后，在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当中威信不高，砸他洋炮的不少。他的主意是，你说对的我办，你说的不符合南寨实际的不办。今年春上，韩主任到北寨抓点，他开始也觉得新鲜。开现场会那天，他和登旺到北寨村里一看，又到地里一看，他的心凉了。“花套子！”他对登旺说，“村里搞得花里胡梢，地里的庄稼哄不过人！”从

北寨开开现场会，他们仍然按他的步子走，不理睬郭家那一套。韩主任从北寨赶到南寨，问他为啥不推广北寨的经验，他老实说他的想法：“农民是种地哩！心劲儿要花在多打粮食上头哩！北寨现时把开会唱戏当正经事，庄稼倒荒了，这事，我心里不踏实！”韩主任甚至说：“人家外队外社的人来参观，路过你南寨，一看你这儿悄悄静静，说北寨的经验在南寨都推不开。影响太坏！”常克俭说，“这不难嘛！让参观的人走北边那条路好啦！俺不挡北寨的路！”个别谈不通，韩主任就在大会上点南寨的名，发展到前不久，就直接点常克俭的名。会完以后，他找到韩主任：“北寨那一套，我干不了；要是我挡路，你把我撤换了！”韩主任气得什么似的，拿这个瘦小的支部书记没办法！他还没有撤换一个大队支书的权力！即使思想分歧如此严重，他也不像吴登旺那样，一提到韩主任，就是“鸽鹑客”长“鸽鹑客”短，连名字都不叫！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。他该接待还接待，心里却纹丝不乱。

拐过弯，他一眼瞅见，韩主任站在他们外的晒柴禾的小场地上，屁股后头撑着一辆自行车，一手插在裤兜里，一手夹着纸烟，鹤立鸡群似的站在几个蹲在地上吃饭的社员旁边。他走到跟前招呼：“老韩，屋里坐嘛，到了门口也不进呀！”

韩主任现出急事在身的神气，事务式地说：“今日下午，在小学里开会，男女社员都参加！两点半，记住！”说罢，跨上车子奔北寨去了。

小学校位于南寨和北寨之间，两个村子的孩子在这儿读书。土改时，南寨和北寨是一个行政村，通称南北寨，经常在一起开会。合作化时，成立了两个大社，以后又成为人民公社的两个大队，各自独立活动，在一起的时候不多。但这两村离得近，